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十二

江陰　陳鼎　撰

明

黄道周傳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鎮海衛人家貧業農事親以孝聞年二十四始發憤讀書遂窮博奥之學鉤深致遠高自標置天啟二年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在

翰林者多擁容養望道周乃作矯輕警惰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遼事方急中左寧遠相繼陷没島帥毛文龍自詡鎮江之捷當國者欲藉之收覺華島以窺寧右漸圖河西上其議於朝當發兵餉數百萬道周獨決其非策已而文龍卒無成魏忠賢用事道周拂衣歸崇禎元年起原官明年遼督袁崇焕殺毛文龍道周前固策文龍不足恃至是獨撫膺謂闗門之禍自此始亡何我兵大入薄京師帝震怒即軍中逮袁崇焕究主者崇焕

言由閣臣錢龍錫上并械繫之獄具當龍錫死道周聞之嘆曰安可使明主有殺輔臣名上疏救之謂督臣受劍制閫外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輔臣坐論綸扉遙度邊事一不當輒坐死後之閣臣必且長顧却慮不敢任邊事邊臣亦得以瑕罅閣臣摭單詞片語為質是使綸扉之内割邊疆為殊域也陛下即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陛下即欲整齊羣下敕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

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卽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瑞之期綱舉數條別貴賤輕重親演德音嘉與更始使天下聖然仰誦神武何必囹圄債盈泒卿駢首使四方傳者咸謂朝廷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疏入上大怒降詔切責道周不為挫復疏言前代戮輔臣惟漢武帝之於劉屈氂我世宗之於夏言千六百年僅見此爾皆非嘉事也然武帝以英偉之略動若風霆世宗以淵穆之識同符造化雖有芟除不損大業今震疊方殷

拯援未及養兵多年物力已殫謀臣顧慮未有一決即
殺一龍錫無益於邊計徒隳士氣而傷大體且陛下以
兵躪畿輔赫然為誅督臣繫卿貳斥郎曹已過當矣而
閣臣又且不免庶僚相對容頭顧身無復伏波朱勃趙
王賈高之誼即國家緩急何所賴此全軀掩口為者臣
故不自量欲歷疆埸觀要害一當荷戈横原草為畿輔
減罪近臣雪恥此臣所大願也上益怒竟削籍然龍錫
亦竟得減死道周既家居益著書講學臺省交章論薦

九年擢右中允時帝頗矜英察值四海多故疾羣臣結黨行私敗國事臨朝歎咤憂形於色首輔温體仁輒言災眚兵戈皆郡邑無狀所致非重治無以懲後屢起大獄而上以為能益信之道周上言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陛下當法先王内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引吉甫召虎之倫躬贊大業齷齪瑣人何足共圖大計乎夫郡邑之吏猶之坌土所應不過數十里之内非所以廣召祲

氛天下陰陽風化皆視當宁之心氣與二三元老刻責自勵而已柰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慇色乎體仁見而銜之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偕閣臣入對便殿問以用人理財策道周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道周既負重名天下望以為相而性戇直好面折廷諍雖屢被譴訶不恤也中夜讀書至宋臣真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吾儕默然已乎是時楊嗣昌奪情用為兵部尚書而宣大總督盧

象昇丁艱嗣昌薦陳新甲代之亦自喪中起復道周儒者念國家即乏人奈何數以墨衰從事貽後世笑慨然思論之仰視熒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顯謂馮元飈等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固爭乃為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糾嗣昌新甲未上也會上傳部院舉閣員元飈謂枚卜無出道周上者疏入或觸忤旨勿下其所知謂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即輕宰相獨不為天下計乎道周因而

暫止已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道周不與焉上素知道周學行以其性偏執非救時相故後之道周亦非以不相少有觖望特恨為同列所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稿為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道周又衆所推而出身強諫憚其辭直欲以理折服因召對羣臣詰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天人只義利之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已此

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即是天理臣三疏皆
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為一己功名爵祿所以自信
其無所為上問何為先時不言道周曰先時猶可不言
至簡用後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更無進言之日且如
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偷升斗之祿但
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天下之名教耳奏未畢嗣昌出奏
曰道周說綱常二字臣不生空桑豈不知有父母臣聞
命之初瀝血控辭而明旨迫切不敢不倉皇奔命道周

品行學術為人所宗臣意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謂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絶望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尚何綱常之可言道周隨奏大臣聞言義當引退使小臣得盡其言漢唐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執政皆出聽諫官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嗣昌曰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但委覺非體道周實係清品為人望所歸望皇上放臣歸里

道周曰臣生平恥言人過今日在上前與嗣昌口角亦失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何至潑罵汚詆大臣道周曰臣何敢潑罵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猳狗李定不持繼母服當時比之人梟此兩句是臣過激亦惟遇明主始敢直言宋臣司馬光云臣若有所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思之臣則無不可言者今臣為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上不比詆毀大臣臣二十

躬耕手胼足胝四十喪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奪情之
事上曰既如此何又說不如鄭鄤道周曰章子棄於通
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𡨚子臣謂文章
不如鄭鄤上曰章子是不得於父豈鄭鄤杖母之比爾
言不如鄭鄤正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劉𧾷執謂人奈
何避於權勢使主上不知是非上曰陳新甲諳練軍情
今為邊疆多事不得不用嗣昌薦舉甚多不止新甲一
人爾謂其走邪徑托捷足豈朕一人不知威福予奪盡

出臣下乎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徑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今新甲在蜀聞命已兩三月又辭謝往復動須八九月新甲未得來盧象昇不得去使新甲可以來則盧象昇可以不去上曰陳新甲服將滿盧象昇父死在途如何不教他去又指疏曰疏中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試問何為是奉冠婚是吉禮喪禮是凶禮凶對吉而言是說禮非說人人皆有父母父母皆有年老之時是人皆凶人皆不祥之人矣道周曰禮

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援琴之後始稱釋吉未釋吉
前則孝子自謂凶人不祥之人古者兵禮鑿凶門而出
故奪情在疆外用凶禮則可在朝中則不可上曰自謂
是孝子哀毁自謙豈真是凶真是不祥人既可用何分
内外道周曰臣見嗣昌二年來今日是墨衰明日是墨
衰不知何日丁艱何日起復我朝自李賢奪情前後五
十餘人多在邊疆惟白圭曾坐司馬堂翁萬達以尚書
除左司馬亦自陳以去向使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

則不可在司馬則可在政府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
猶可又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上曰孔子誅
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君
子之誅今人心有所為借綱常名教大題目來道其私
正此類也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臣心正
行無不正無一毫之私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
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斥之曰汝讀書有年止學
得一佞口耳道周叩頭起復跪奏臣請為上分别忠佞

二字夫人臣在君上之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讒諂面
諛者為忠耶忠佞不分則邪正不明何以致治上曰不
是輕以佞字加汝問汝這邊適在那邊非佞而何羣臣
見上變色皆戰慄流汗緹校在殿下惴惴將有所縛上
終以儒者優容之奪六級降江西按察使照磨十三年
巡撫解學龍薦之上以其黨並逮問至京廷杖下獄户
部主事葉廷秀大學生涂仲吉疏救皆予杖刑部主事
吴文燝以訊問遲緩亦杖六十部議道周永戍烟瘴上

以為未盡尚書劉澤深堅執如初乃得請十五年上御講筵偶言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輔臣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明年遣祭南海遂歸十七年北都陷福王立召道周至南京見馬阮用事拂衣去唐王在福建用為吏部尚書兼大學士鄭芝龍跋扈道周引祖訓抑之有隙乃自請出師駐廣信芝龍齮

戡之無兵無餉手書告身以忠義激發募衆萬餘人出衢州為婺源令所誘至明堂里兵潰被執至南京死焉外史氏曰嗟乎明既亡矣而先生猶踉蹌以圖恢復不亦難乎假使南渡以來馬阮即死而任先生以國或者李綱趙鼎庶幾再見於南明而社稷或可苟延於江左奈何馬阮不死又欲誅戮東林期於斬草除根而後快則先生危矣至唐王再起已死之灰焉能復燃乎先生曰一息尚存也烏容已耶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

其先生歟

顧錫疇傳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幼至孝穎悟異常年十二為諸生申時行特加器重曰名位不在吾輩下十三應試南闈魏國徐時雨一見驚異以女妻焉萬歴己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天啟甲子典福建試時魏璫方恣闈題以無父無君斥之發策首以人之貴賤為問而謂色授氣使者為甚賤不可昵及為程策曰朱紫雜

沓於貂璫金組豔奕於婦寺會内閣魏廣微以請托不從同邑顧秉謙以聯宗不應傅成其罪遂與江西主考丁乾學廣東主考陳子壯同時被譴乙丑降調丙寅削籍崇禎初召用陞贊善歷諭德遷國子監祭酒奏復積分舊制釐正從祀位號有從祀議言十哲中宜進有若南宫适而降予求先儒中宜進諸葛亮狄仁傑范仲淹也有近儒應從祀議謂吕柟羅欽順高攀龍顧憲成馮從吾也有梅福應從祀議以追封聖裔之論始於福也

有從祀儒者不應稱名議或子之或字之也有從祀兩廡位次議以瞿九思年表為可從也既請終養歸卽家遷少詹詹事尋陞禮部左侍郎請上孝仁太后謚定東宮出閣諸儀三推枚卜會楊嗣昌奪情入相錫疇在禮有違言嗣昌疏論流寇宜撫不宜勦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二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隣事稱引不倫益與嗣昌牴牾遂摭其部中事以駙馬王昺蠲助不及額部從輕擬久已留中者忽下革職為民越三年起

為南京禮部弘光時進尚書首疏請遣使北行祭告陵園眞安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的耗又請復建文景泰年號謚讓皇帝廟號惠宗景皇帝廟號代宗及贈謚開國功臣李善長等遜國忠臣方孝孺等正德諫臣蔣欽等忤奄諸臣左光斗等殉難諸臣范景文等并長洲諸生許琰順天布衣湯文瓊廟祀京師又擬謚文震孟劉一爆諸臣追削温體仁原謚人皆韙之與馬士英忤請祀海歸遭父喪金陵不守錫疇扶服南行至福州唐藩

有使相之拜錫疇以守制力辭不許出駐温州江心寺招徠豪傑以圖大舉會有總兵賀君尭者縱卒殺掠浙東錫疇劾䖍其職賀即率部衆圍寺錫疇大罵曰汝為國家大帥不思忠國愛民恢復封疆日事淫掠其如天道何即抽刀自刎賊以其尸投之江中温人覔之三日乃得殮

外史氏曰余少遊永嘉愛江心寺之勝而館焉日與温之父老訪求故蹟因知先生之死甚詳父老以為有文

文山之志故勒碑於信國之祠焉嗟乎明祚已亡而猶思收拾餘燼以圖復燃難矣然在先生豈肯甘心身在乎此所以寧死於劒刃而不顧終於牀第也

陳潛夫傳

陳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家貧瓠落日旰或不再食然好大言駴俗人亦莫能善也聞諸君子於無錫東林講程朱之道乃泛舟問學焉崇禎丙子舉孝廉十六年除開封府推官輒抗疏言時勢請天子召對不報時闖賊既

蹂躪河南以是年入關踞秦中且出師窺晉而中州八郡開封歸德汝寧南陽在大河之南彰德衛輝懷慶及開封屬縣封丘原武在河以北河北未經破傷諸持節使者皆居之委河南不守而河南村落豪傑結土寨自固犬牙其間無所屬賊署偽官數十人鎮撫之人心不甚為用潛夫至封丘飛章上聞言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實有累卵之危願請重兵守覃懷遏賊勿使下而身自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郡之地疏上未及報會故

總兵陳永福降賊其子陳德為廵撫麾下軍尉以其衆譟縛廵按御史蘇京去變起倉卒人人不知所為潛夫曰此獨倡叛軍未盡變也乃募民兵千人張勞軍旗幟鼓行而前請廵撫秦所式及鎮將許定國卜從善等以兵會欲往招其衆設計擒德而廵撫業觧任辭不肯與二鎮將遂潰而南潛夫度德旣西大賊旦夕且至力不能抗遂奉周籓渡河封丘人涕泣襁負而從者千餘家潛夫理舟楫濟之三日始畢時崇禎十七年正月也初汴

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婁道一者最驍猾狼跋潛夫乃單騎率二三吏士步行從傳呼直造其營道一大驚延入座拜跪稍如禮潛夫勉以忠義相勞苦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為偏裨簪花絳衣遊行諸縣赫奕朝廷將也遠近山寨聞之以次爭降附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士卒皆縞素出師邀擊賊將德於柳園大破之會賊敗走秦中氣方沮喪繞河上下數百里豪傑爭來投誠中原數州震動六月傳露布江南時福王立南

都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而自撫按鎮將以下皆鼠竄去誰復知有封疆計者及見潛夫檄大奇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入陛見倡議恢勦之策大要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按堵如故陛下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為援應左提右挈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五郡既復畫河為固南連荆楚

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恢復可望下之亦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也如因循玩廢而曰吾且禦之堂皇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而相馬士英方條列恩怨論餽遺多寡別玉聲金色法書圖畫之真贋闇潛夫言第佯應之不為理潛夫心傷國計之不立門戶之不破社稷將亡而羣心日潰急上疏爭之士英疾怒之凡所請兵餉乞隨征文武官吏及聯絡戰守諸大計率不相應故將許定國者棲睢陽城中殘卒千人刼掠自食潛夫

謂定國懦且叵測不可任士英故留定國河干而以私親越其杰為巡撫事事牽制之其杰刻隘失衆心且不習其豪傑諸寨兵莫肯為用而睢陽許定國自以宿將不得比諸大鎮内懷觖望時與興平伯高傑部將相仇殺初四鎮跋扈不臣及史可法視師激勵之稍感動而傑尤敬愛可法潛夫與深相結傑益感奮願為前行統兵而北要潛夫與俱謂吾此行必且破潼關梟李賊之首收全秦以報天子潛夫謂傑公方出師而許鎮有二

心議其後不除之不可傑曰吾直折箠使之何害及至
睢陽定國負弩矢郊迎盛宫館偉儲張延入城爲好會
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身輕騎赴會潛夫
力諫不從既就館相與歃血盟盟已語潛夫吾旦夕移
營儀封先生先爲芻糧計潛夫立起行是夕傑醉卧定
國引壯士刺殺之傑兵既無主遂燔睢陽散入秦鄜湖
中爲盜自是無復有言西伐者矣而是時士英既與可
法嫌聞傑死心利之北向酌酒賀而獨忌潛夫持使節

喜事別遣御史代潛夫而潛夫適以憂去初有婦童氏
詣吏自言福王妃也久相失今聞王在金陵為天子吾
亦欲南耳廣昌伯劉良佐具禮送之南潛夫之歸也至
壽州見車馬儀衛甚盛傳呼曰皇后來皇后來官吏夾
道伏謁潛夫亦朝之行宮而帝方謂元妃既亡採淑女
錢塘大昏禮在旦夕叱童氏妄自言抵之獄士英嗾臺
諫交章劾潛夫以去國按臣挾妖婦嫚朝廷又指睢陽
之變為釁起潛夫命金吾緹騎即家逮繫下獄五月我

師下金陵潛夫間道歸航海至會稽魯王監國拜太僕寺少卿明年我師下紹興潛夫書絶命詞攜其妻孟氏及孟氏娣妾於潛夫者也至小赭村之化龍橋拜母弟及諸親戚與辭訣拊孟氏姊娣令先下度氣絶乃自沈時順治三年五月三十日也年三十七其弟麗明祚明晉明以柳棺殮之潛夫為人駿快遇事嚄唶立斷倜儻好持高節不知者詆為誕妄不謂於天下事能有樹也其在汴時太史劉理順汴人也燕都陷理順死之潛夫為

建祠請廕捐金賻其諸子其好義類如此

外史氏曰先生一佐郡早吏當國破亡獨能聯絡所部豪傑成軍河上氣吞虓闞又結悍將之心而願為之用功雖無成然觀其倡議畫策向使與陶侃祖逖輩共功名安在無尺寸効哉

楊廷樞傳

楊廷樞字維斗蘇州籍無錫人嘉靖丙辰進士楊成之嫡孫也為諸生即以理學氣節自命嘗與文震孟姚希

孟兩人談經論史及古今情事每遇忠孝節義輒欷歔慷慨為之嘆息不置至於奸邪叛亂之徒未嘗不目眥髮豎必欲殺之而後快及魏閹亂政毒陷正人一日緹騎南下至吳門逮周順昌人情洶洶有格殺校尉一事建樞與文震亨實倡之繼與婁東張溥金沙周鑣同邑錢禧輩訂復社文章滿天下名曰國表四方名公卿日以社藝相質後學來問字者踵相接其實為斯文作干城為世道人心作砥柱非徒從事於聲氣間也是時東

林之後復社聿興說者共疑為顧高諸公復起云崇禎庚午舉江南第一廷樞為孝廉與吳門同榜許元溥陸坦鄭敷教皆人品端方人稱四孝廉其一言一動為世矜式自當道以迄有司無不式廬下訪折節就教然足跡不至公庭亦不妄發一函凡有關於國家因革與夫生民利獘者雖百口陳之萬言達之勿靳也以是當世益重之學者尊之如泰山北斗朝野望之亦如景星鳳凰云其後屢上春官不第乙酉國變避居光福山中勿

復問人間事矣居亡何忽有兵徒自山中來者呼曰奉憲即縛之去繫之舟乃餓五日不死因於舟中賦詩十二首作家書以遺其孤而死

外史氏曰先生當國亡時潛身草莽中仰天泣血處之無可奈何而已及其被難從容就義有古人之風焉嗚呼殺身成仁安在其非孔孟之道乎

祝淵林奎列傳

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間舉孝廉弱冠篤志正學居

常自省其過輒入曲室面壁跪不起至流涕自撾其律
身嚴厲皆類此壬午上計偕會科臣熊開元姜埰言事
獲罪憲臣劉宗周疏救之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者淵
戴儒冠慨然上書其略曰臣聞主聖則臣直是切直之
言人臣所願効而難遇其主人君所樂聞而不易得之
下憲臣劉宗周戇憨直性成忠孝天授皇上賜之罷斥臣
亦不為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戇憨直而斥繼之者必
懲之為洩沓宗周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為便捷

洪恐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日有犯顔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槩士氣卑靡至今極矣冦亂以來開門揖冦者有之靦顔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急遷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戀爵禄怖生死脂韋畜縮之一念為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宫試而宗周亦罷歸先是淵固未識宗周至是乃從之學宗周雖斥罷帝含怒未釋於是遣官校即官逮淵

究主使意在宗周淵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歎息流涕故事逮罪人以駕帖時以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生因疑之大譁亂挺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淵曉以大義衆乃觧散好義或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救之牘淵歎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即以利生益有餘恨凡一金之餉一言之援非利乎吾知有義而已悉麾之既就道諸校搜其裝惟周易莊子及先人小像一幅甲申正月入詔獄即訊搒掠備至淵抗言曰男

兒死耳安有身上書受指他人者二月京師圍急放獄囚淵得出已城陷太常同里吳麟徵死之方死語其家曰待祝孝廉來淵至相與語麟徵乃死淵裂所卧衾二三丈斂之飯含醊祭之儀雖處變亂一如禮朝宿櫬側者旬日間關涉險持其喪歸會福王立淵詣金陵請竟前獄不許復抗疏請誅奸輔納言見之大驚佯諾曰上卒匿不上當是時淵義甚高名震天下一時賢士大夫爭慕之願一識其面以為榮宗周復出為憲臣淵痛時

事日潰亂勸之奉身引退其明年閏六月淵曰吾分當
死遂不食死越二日宗周亦絶粒而卒
林塋字子野福清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海寧令塋以
文章負盛名比至官澹靜簡木不務科指下咸易之聞
邑人祝淵因救劉宗周下獄即周恤其家甫一月燕京
信至金陵未立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李刀三故大家奴
素獷驁乘間煽諸毒怨於諸大家者揭竿起而已陰陽
搆兵其間通邑震恐以狀聞然不敢誦言刀三塋得狀

漫置不問徐降牒云旦日詣鄉約所講約比至則數千人擁而譟崟又漫不置可否衆益易之謂令固摸稜耳安能處大事耶刀三顧身在事外狎遊而嬉居有頃召衆講鄉約未半卒密縛刀三至庭下人皆大驚崟徐起問庭下人吾自下車廉此人奸狀罪當死衆謂若何咸應聲曰當死遂立命健卒杖殺之合鎮大驚人人股栗崟從篋中出一紙曉通衢元兇既除餘悉不問衆懽呼釋兵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震崟惠愛人然持法嚴明

有力者撼之屹如山岳是時江右雖茍安顧亂萌所在竊發而寧獨大治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之啗以金鋻張兩手眎之曰若睽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耶明年四月聞我師將至解綬去去之日城守衛士挾鋻給餉一年環署而譁鋻冠帶坐堂上召譁者曰吾此刻未出城門吾頭可斷吾法不可扞衆乃戢請一季鋻曰必得首者治以法乃可衆乃推為首三人鋻序而責之始給餉三月籍庫藏上之府事畢出城

去其威信服人至此民提筐擔罌以蔬菓茗醞追泣送者百餘里不絕抵侯官會唐王稱制授吏部郎與黄道周為一人交唐王去江西而魯王監國由海入閩赦往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棄城池當死扈從駐潭州不能隨當死今不死失人臣之分貽父母之羞乃荁履負戈率先戰死於陣年四十二

外史氏曰余既悲開美之死於不食而又悲子野之死於戰場死不同而其志則一皆可悲也嗟乎士君子顧

立名節然非堅識毅力欲其當險不撓難已方子野之謝海寧而歸也人以為不死矣孰知二年之後竟死其死也不為聲名意氣而然也分也開美疏救念臺歸乃從學念臺逡巡謝曰前日之舉得無小過乎開美請曰何哉念臺曰意氣乎聲名乎開美憮然請益自是學日進嗟乎意氣聲名之僞其病中於人心可以無辨乎二君子之死也分也不為意氣聲名之累也夫

方逢年傳

方逢年字書田遂安人舉天啓二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授編修四年遣主湖廣鄉試是歲以外艱去當逢
年之往湖廣也魏忠賢方亂政逢年發策試諸生以上
下泰交為問其程策出極言屢傳中旨非是中間指斥
宦寺至舉漢之常侍唐之北司寓比擬語最激切見者
太息稱善忠賢知而恚甚有旨降三級調外逢年在翰
林為大學士葉向高及鄭以偉所引重復與同年倪元
璐交善每以學行相淬勵及用文字重忤忠賢聲望大

振中外俱以東林正人目之而忠賢内銜次骨雖已被
謫猶未厭也南京御史徐復陽希指再借科場事論劾
有旨牽連逄年削籍副逄年主試者給事中章允儒亦
并得罪莊烈帝即位詔起故官歷左中允累至右庶子
充經筵講官崇禎七年擢南京祭酒召為少詹事進禮
部右侍郎又充重修光熹二宗實錄副總裁先是三朝
要典一書作者悉稟忠賢逆黨私意誣詆賢士大夫無
得免者實錄亦率倣此帝既命毁要典至是復刋定實

錄逢年毅然握筆一切是非賢否絶不茍徇由是羣小
益側目矣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内閣
是時天下多事帝急需賢才輔政所遴諸閣臣類多不
循故例偕逢年入者為楊嗣昌程國祥蔡國用范復粹
四人均以外僚得蒙眷注而逢年獨起家翰林舉朝遂
稱為異數為人公廉不受請屬餽遺既素號東林黨友
而性復端重於是同官劉宇亮薛國觀嫉之論事每不
相能咸思乘間擠之未及發會軍興後先諸犯官所輸

贓贖銀征解患不如額科臣上奏以過刑部官帝覽大怒頗疑尚書劉之鳳私庇罪人欲予重辟其疏適屬逢年擬旨逢年以為是皆人產並盡歷歲且久遠不當株坐親黨且之鳳無預不得已姑擬遣戍以上帝見所擬愈怒奉詔詰責竟以閒住去而之鳳亦遂不免逢年居閣中僅七月數見嫉於同官不能大有所施設已又去非其罪中外以是惜之逢年顧歎曰時勢方棘某菲才得遂弛責幸矣閱六年福王即位仍復故官致仕南和

伯方一元疏薦不報我師下浙江值避地天台吏民推之城守兵敗被執與方國安乞降已而以蠟丸書通閩事洩被誅始逢年任禮部詔諸大臣保舉人才力薦按察使同縣汪喬年幹畧可大用又無錫馬世奇亦所取門下士也世奇有重名稱逢年高第弟子其後喬年官總制侍郎世奇官編修相繼殉節死所善尚書倪元璐亦死世乃以知人頌逢年云

外史氏曰先生以東林賢者而與嗣昌輩賊臣同事其

能久於相位乎然先生去而國事益不可問矣卒以一死而殉其亦不愧東林也夫

吳鍾巒傳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始讀王守仁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壇經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及受業於顧憲成亟賞其文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高攀龍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於至正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應昇則從鍾巒

學者也迨應昇謁選鍾繇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干霄玉幹戞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方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賂不入毀譽不聞澹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勗哉維寅後應昇被逮抵郡寓鍾繇家乃與議論今昔又以讀易袖珍本貺之曰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入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

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霞舟如見仲達矣相與講論竟日而別年五十八由光州學博連舉進士是為崇禎甲戌選長興令抵任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吳越諸士爭師事之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已卯中使崔璘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輒矢志不肯屈膝遂中蜚語罷歸家居讀易朝夕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鍾巒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周

延儒再相招之出不應辛巳詔湔除外任叅罰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絶復蘇曰馬素修必死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留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粤間辛卯八月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月二日我師至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全家俱死著有周易卦説大學衍註霞舟擕卷語錄雜著藏於家學者稱霞舟先生

外史氏曰先生幼以理學氣節自負不肯作齷齪兒嘗曰大丈夫不能為大聖大賢亦當作忠臣義士豈可依回庸碌哉故其理學氣節迴然直峙於兩閒道南之遺緒至先生而益光矣

曾櫻傳

曾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歷朝進士官民部出為常州太守清操正氣聞於海內其治行為天下第一嘗過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諸君子講論道德鄉士大夫羣推

重之奉為主席天啓丙寅逆閹盜柄羣小搆煽矢集東林矯旨拆毁符檄旁午伐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攀龍沈淵時破巢取卵邑令吳某繫攀龍長子世儒至常州櫻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為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出越數日官旗受吳門五人之厄過梁溪不復大恣而世儒得倖免皆櫻力也已而奉旨勘問院道勘語皆有攀龍與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等語府詳獨以同朝共事四字易之後擢為副使道累

官至藩臬罷歸林下不復出矣後逆璫指為東林黨人矯旨削籍至桂王稱號廣西召拜大學士國亡殉難

外史氏曰當逆璫勢焰熏天地炙日月天下騷然賢人君子夜無安枕白晝道路以目吳懷賢以稱頌楊大洪二十四罪疏劉洞初以詩箑寓譏刺皆被殺於時清流重足而立當道者趨之如蟻或畏之如虎先生介然獨立周旋忠臣義士使覆巢之下得有完卵非東林人物無此擔當也

東林列傳卷十二

東林列傳卷十三

江陰　陳鼎　撰

明

鄒元標趙南星列傳

鄒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歷五年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父喪奪情抗疏指斥入朝門適翰林吳中行趙用賢以諍居正杖於廷血肉狼籍亟歎曰奇男子

也出袖中疏上之略曰居正才雖有為學術則偏志雖不小忌刻過甚進賢不廣自用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達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以居正而在京守制綱常以斁人心以壞安望其弼成帝學輔翼聖志哉居正且大言曰不顧旁人之謗議不恤匹夫之小節將以三年之喪為小節乎臺省諸臣不言已為曠職又有御史曾士楚出疏保留省臣陳之謨效之朝廷為首善之地臺省為公論所出持論至此可勝歎哉疏入杖八十謫貴

州都匀衛徒跣就道數瀕死抵戍所進匀士講學從者日衆廵按御史至衛閱兵必軍裝持戟雜伍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命也何謝為十年居正死薦起為吏科給事中元標疏陳五事一寡慾以正君心而聖德培一召對以決壅蔽而泰交成一肅憲紀以糾羣吏而貪墨去一崇儒術以端士習而風聲樹一選撫臣以廣休養而百執事賢慷慨論列凡數千言帝嘉納之朝士多急利禄廉恥寖微元標疏糾南户部尚書張士佩驟進

禮部尚書徐學謨難退尋並罷去而所推薦耿定向羅
汝芳許孚遠等十餘人皆名儒夙望舉朝爲之色動十
二年春慈寧宮災元標痛言修省有保聖躬開言路節
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忤旨朝士故揚言上
怒欲杖殺鄒給事元標令妻檢襄所服布袍白蠟樂云
予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六十若緹騎來即徑去
第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申時行數請曲貸謫南刑
部照磨僉都御史石星告之曰公聞上語否上方御膳

忽命撤減曰若不聞鄒某數朕耶其見憚若此明年五月調北吏部驗封主事請改南以便養母不許已而吏部尚書楊巍應詔陳言元標又為代草謂後宫多嬖寵近侍用事者十人號十俊即宣德朝之八黨也請劃袵席之愛嚴便嬖之禁省内廷供億之煩減每歲贖鍰十七萬之數勑御史汰馬快船諸弊皆人所不敢言者十八年陞本司員外郎遽引疾歸逾年檄赴官途中所見聞吏治民瘼臚列幾萬言如家人父子相告語又言明

主不以言瑣而忘采納盡臣不以身遠而忘諫規陛下初臨御時年才十齡朝講日親山谷傳中國聖人今聖齡方壯遠違前志臣竊痛之千金之子一日不出里閈臧獲有跳梁之患百里之吏一日不坐堂皇吏胥有舞文之憂今萬國萬姓係陛下為安危一日不朝則堂陛情隔忠良謀阻國事有不可知矣願陛下味孔氏一貫之訓鑒孟子九仞之譏取魏徵十漸之疏留神詳覽臣不勝大幸又聞太子天下之本重太子所以重宗社也

今皇太子睿齡日增不知宮中保護有幾覃吉輩竊謂
宜出而與諸儒臣相親也易稱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震願早冊立以慰天下望是時元標忠鯁籍甚在廷
内外推轂者數十人帝終以切諫怏怏不樂用而元標
念母將八十又請改南遂左遷南刑部主事亦忻然迎
養及考滿赴部引疾復遷郎中值母憂歸遂堅卧不起
居南皐之野談道著書學者稱南皐先生林居垂三十
年由是學益進光宗即位召起刑部未幾熹宗立陞大

理寺卿進刑部右侍郎在道聞遼東不守歎曰三十年來惟爭門戶不問封疆禍見於今日矣請簡用岳元聲汪應蛟吳達可諸人而先定畿省勤王約寛山東畿輔遼餉以固根本既至又陳拔茅闡幽振武保泰數事而歸本於簡儉和厚大約收拾人才調養元氣為國家計財用為小民陳疾苦帝皆可其奏元標既以清直立朝與趙南星高攀龍並稱類漢所稱三君子者天下咸屬目焉晚年風力遜始仕時科臣汪慶伯少之元標曰大

臣老臣與言官自各有體安用呶呶作少年故態哉然於國家大利害則抗直如故李成梁子如楨驕恣楊鎬喪師得罪既僉議如法忽降中旨從寬元標謂如楨當死鎬罪不當赦并斥諸内臣干憲紀帝為改容卒仍初議是時天下賦重遼餉尤急元標曰不可以一遼失天下心請蠲遼餉而以鹽課鼓鑄稅契義助諸策為之補救東事未寧而黔苗復亂議者爭言用兵元標曰患不專在苗興師動衆非良計也具陳其情狀惟在處置得

人節制有法正當以不治治之因盛述前撫臣郭子章安苗功葢元標在黔時嘗讀子章書觀其壁壘閒當日與安酋歃血盟處捬髀悲之故所論多切中又上書政府言其事天啓元年冬遷左都御史條議計典在核實毋縱毋苛廣寧之告潰也會議經撫罪多異辭元標曰王化貞棄廣寧宵遁宜服上刑熊廷弼比楊鎬多一逃比袁應泰欠一死均難逭罪時服其正論京察諸賢有以門戶受錮者請追恤其旣死而亟錄其遺賢或以衰

遲難之元標痛惜老成曰今几案置一古器坐客改容
於用人何獨不然鴈髙攀龍劉宗周等甚力光熹之間
三案無信史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責首輔方從哲甚峻
元標急疏其言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頼有綱常綱常
所以植立者恃有信史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請亟定光
宗實錄表明公論亂臣賊子之胆可破也又請矜容愚
直言天變時危宜亟下求言之詔作敢言之氣今陛下
即位未二年數逐言官不急為賜環則士氣不振將來

政柄不知落何手矣其持議不阿類如此當是時客魏
巳陰用事憚元標方嚴猶逡巡不敢肆而元標所引用
正類皆非僉人意尚書孫慎行王紀皆坐忤旨罷斥元
標力救不聽亡何遂以講學被謗矣元標之拜御史馮
從吾爲之副二人同志創首善書院講學於京師給事
朱童蒙攻之以爲招搖門戸蓋奸黨嗾攻正人意不在
講學也元標奏曰臣自少至老浮沈南北數十載獨有
此學患難死生未嘗隕志昔隆慶間徐階當國集諸計

臣千餘人討論識仁定性二書未嘗以此少階相業今乃為末俗所諱人生百年自帖括青紫外一無所聞雖位極人臣虛生浪死耳既不許京師講會願罷臣歸田以究所志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毋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憑從吾亦屢疏乞與元標同罷閣臣葉向高為之疏辯議留給事郭允厚郭興治遂痡詆元標以二氏之學元標六疏乞罷乃加太子太保馳傳歸猶上書言邊徼事薦朱燮等可用臣擵後吏部尚書趙南星

猶會推起用不果召未幾卒元標為人剛直無茍容通籍五十年晚登九列而前後在朝不滿數載中間晦養陶泳臨器含弘當居正之死羣喙交攻獨無一言訾及人以為難殁後以璫禍削籍崇禎元年李邦華請恤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廕一子平生與海瑞善殁而同謚有存真願學太平山房諸集初為吏部時迎母之官過彭澤舟夫不集厲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忘敬心卒好言謝過不遑云

趙南星字夢白直隸高邑人九歲稱神童二十一舉於鄉二十五成進士蓋萬曆二年也授汝寧府推官擢戶部主事張居正當國病京師競為禱祀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獨不往改吏部考功尚書楊巍欲糾御史丁此呂南星沮之於編修趙用賢給事中王士性巍嗛之引疾歸再起文選上剖露良心疏所抨擊者如左都御史吳時來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憲給事中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賢等皆衆論不予者而給事中

李春開媚衆糾南星上不聽又引疾歸尚書陸光祖將去特起南星田間調補考功郎中當是時繼光祖而爲尚書者孫鑨有執持屬吏盡一時之選南星爲考功主計靜坐篝燈苦心參酌有蠡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嚴於要津而寬於散秩遏一權勢姓名奪腕乙之要津無所關白即臺省長預察事者亦不使知閣臣王錫爵趙志皋張位等盡喪其私人即志臯介弟亦中察典去說者以爲數十年考功第一然執政銜之深矣

臺省又恥不與聞也轉而拾遺吏部奪尚書俸鐫南星秩調外已而削籍凡救南星者皆放斥有差南星之為吏部也屢起屢蹶家居三十年位不過郎署與刑部鄒元標吏部顧憲成海內比為三君子如漢之竇武劉淑陳蕃焉光宗即位即家起太常少卿左通政尋轉太常卿明年陞工部右侍郎皆不拜奉詔切召乃就職甫一月即陞左都御史明年佐主京察其所鋤斥略與為考功時等亡何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謂京師交際殷煩

士大夫朝氣皆疲於酬應序午入署惙惙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又廉巡撫之賢者與郡邑循吏皆久任銓司如考功文選亦不得僕僕更代官評報部不得循故事以罷冗寡援者塞責又往時八品官有例移封父母請下逮九品幕僚以下皆鼓舞稱慶於是上再剖良心疏與三十年前奏自相喁答謂簠簋濫則彈壓輕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貢獻又知從來典選者笇牘盈笥臺省至桀傲遇銓郎多磬折耳語嚴飭諸司毋循一切請托有

挾而求者廷白其事有給事中代貲郎求鹽運司即注貲郎為王官出給事外藩左都御史孫瑋卒用高攀龍代之不以門牆引嫌佐之者楊漣左光斗給事中則魏大中御史則袁化中等求而弗得者皆恨又故事銓曹重行輩序者魚貫若以副郎入躐郎中上即不服南星以清望調兵部鄒維璉於考功時江右銓司吳羽文猶在事一省兩銓尤為創見又不與江右臺省謀於是陳良訓章允儒等以非例責維璉而傳櫆已潛通魏忠賢首

攻維璉以撼南星而難端作矣會楊漣二十四大罪疏亦以是時上先是忠賢亦知南星為人望當其為總憲時於上前亟稱美之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來執贄南星麾去又嘗同坐弘政門選通參南星正色語曰主上沖年内外臣子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又魏廣微者其父允貞南星同好也素以通家子畜之不少假借乃廣微以同姓嚴事忠賢倖致揆地而南星待之益峻每歎曰見泉無子見泉者允貞號也他日廣微三至

求見門者曰休矣將脫幘而寢廣微怒曰擯我耶人可擯官不可擯也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齮南星及都御史高攀龍發崔呈秀貪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倉皇走忠賢叩頭請命言不去南星我兩人未知死所及推晉撫謝應祥廣微抵掌曰得之矣以攀龍為南星門生大中為應祥門生也嗾御史陳九疇劾之而廣微呈秀合計獻忠賢逐選郎夏嘉遇都給事中魏大中而南星亦乞骸行矣既而攀龍以南星門生去首輔韓爌以救南星

去一時名賢削奪者踵趾相望日必數人逾年而國遂
空諸小人乃取南星素所顯斥及諸正人抨擊去者分
布要地作逆閹爪牙首用傅櫆等之言起大獄羅織海
内殺楊左諸人惟南星行撫按鞫訊當事者藉是劾首
功辱南星於庭子清衡外甥王鍾龐受箠罷荷校兩月
觀者雨泣坐贓一萬五千兩罄産不完十之一士大夫
陰助之經訊之日投牒者數千人寃聲沸内外特與遠
戍時南星年已七十六法當贖忠賢矯旨不許而逆黨

趙興邦盧承欽梁夢環張訥輩劾奏無虚日指為元兇南星戍代州清衡戍莊浪鍾龐戍永昌相去萬里將行妻馮氏一慟而死清衡母李氏憂死清衡子方七歲以家難怖死南星慨然不以介懷坐短轅擕殘書一篋自隨執鍾龐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蒼不終憒憒也至代僦小樓以居顔曰吉祥又掃土室顔曰味蘗作漢髙曹操等七論又為韻語以約漢以下事聞人足音墐戶不敢應晉藩遣使存問亦不答崇禎

初肆赦撫臣年志蔓逆黨也故留滯不聽歸終殞戍所明年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謚忠毅

外史氏曰當明之際君子濟濟在朝使無奸相之內搆逆璫之中孽俾諸正人各展其學亦足以為治也豈至覆亡哉奈何既壞之奸回復亂之逆惡誅戮賢良戕賊方正不至夸滅淪喪而不止此豈天道使然歟余讀南皋夢白兩先生傳不禁涕泗滂沱而傷心也

馮從吾傳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好濂洛之學嘗受業於許孚遠居父母憂哀毀盡禮中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山西道御史巡視中城不通奄人謁見上怠於政事抗章言皇上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而遣官如故屢請朝講而靜攝如故屢請批發而留中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當上心耶皇上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庚

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迭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之患又如此矣今不圖長此安寧況今當朝覲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覩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於麯蘗之鄉而懽飲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雖近頒勑諭謂聖體違和或可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況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此則既非靜攝又

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不足服天下而信後世也願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為可忽天下幸甚疏入上大怒欲廷杖之會皇后長秋節閣臣救解得免大計外吏命從吾司偵邏苞苴絶跡都給事胡汝寧者執政私人也特疏論之汝寧遂斥外請告歸起故官廵長蘆鹽政潔已恵商鹽政大飭二十四年春上怒南北言官凡科道掌印者盡斥為民從吾預焉自是杜門不出

日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光宗踐祚起尚寶
司卿進太僕少卿改大理同定熊廷弼王化貞之獄歷
僉都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廷議三案罪謂李可灼以至
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
臣為難者即奸人也羣小惡之時臺長為鄒元標相與
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益為小人所惡給事朱
童蒙郭允厚郭興治遂相繼疏詆從吾上言宋之不競
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

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為令甲臣子望君以講學而已則不講是欺君也倘皇上問講官諸臣望朕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將何以置對先臣王守仁當干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惜毀譽而為此也遂屢疏乞歸又二年起為南京右都御史未赴改工部尚書力辭予致仕既而魏忠賢益熾乃削其籍同邑王紹徽為冢宰素與從吾不協使廵撫喬應甲窘辱之不勝憤鬱而卒崇禎改元復其官賜謚恭定

從吾為學全在本原處透澈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
行必事事檢勘以求合其本體故所造光明純粹卓然
為一代大儒所著有辯學錄疑思錄關中書院語錄及
少墟集行於世首善書院者建於天啓初年葉向高為
記董其昌書之後為魏忠賢拆碎其碑向高記略曰吾
聞鄒先生之學深參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
用覩其意趣所指似欲并禪機玄旨而包括之為一家
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

其識力所至又若欲舉二氏之學而盡驅之教外者向
高徽意蓋不滿於元標云

外史氏曰余遊長安與其孫交好得拜先生遺像魁梧
奇偉燕頷虎頭儼然望而畏之也及讀其所著書則委
曲宛轉以發明先賢之蘊又恂恂然如孱弱書生焉嗟
乎天欲亡明乃生逆璫以戕賊之使不得一展其所學
傷哉

王紀傳

王紀字惟理山西芮城人丰采凝峻萬厯十七年進士推官池州以廉辦聞入為禮部主事厯遷儀制郎中與顧憲成為石交十九年冊立東宫有日矣以金冊未就欲另改期廷臣疊請冊立帝皆不悦紀又特疏請之不報然守正據典禮凡宫府儀制皆慎别長幼有羽翼東宫之力朝士倚重是歲十月皇太子立明年紀陞光禄少卿尋引疾去久之起補原官主試河南覩宦途溷濁以由君子觀之一節命題為求富貴利達者作痛砭時

貴醜之甚恨然紀不恤也轉大常少卿提督四譯館陞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四十三年加副都歷户部左侍郎
陞尚書入督倉場歷官中外皆著清望天啓二年改刑
部尚書會議三案紀憤懷忠鯁嫉諸用事者甚嚴謂麗
人之蠱惑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紅丸同一機軸舊
輔方從哲獨秉國鈞慣結奥援止知有貴妃不知有君
父罪更在沈一貫上當先帝哀勞過甚已成篤疾可灼
紅丸再進從哲實主使之故有回籍之溫綸有銀幣之

厚賚由前而觀從哲過信可灼有妄用藥之罪由後而觀從哲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為法受惡百喙奚辭故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人為疏然會客魏擅權內外通呼吸刑部郎徐大化黨邪害正攻給事中周朝瑞紀劾罷之謂朝瑞持徑尺批逆鱗天下所稱朝陽鳳也大化誠抱孤憤為朝廷擊賊今有人於此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能顛倒天下之是非交

結權黨誅鋤正士誠今日之蔡京也何不明目張膽出袖中彈文相擊乃與嚴氣正性之朝瑞相尋干戈耶紀意所彈射蓋大學士沈㴶也御史楊維垣疏令指名紀遂上疏直斥沈㴶引宋蔡京為比以為京㴶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附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欵陳瓘同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何異罷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何異降斥持正言官江秉

謙熊德陽侯震賜與貶謫常安民任伯雨何異尤可異者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疑此又京迷國罔上曠百世若合符節者也宋史昌言擊蔡京者大中丞石公弼大司徒陳顯臣叨為司寇耿耿孤忠義難緘嘿乞斥姦輔以謝公論并罷臣以謝言官臣雖伏草莽死無恨客魏聞之恚甚哭愬帝前會佟卜年劉一燝等下獄指為邊疆奸細帝怒欲立訊誅之紀不肯附和坐違慢忤旨濯遂劾紀二大罪內

抵削籍紀旣負清直聲大學士葉向高等合疏力救言
法者天下之平也天子不自斷而與執法之臣共之期
平允而服人心也王紀身爲大臣讞決遲回無所逃罪
誠以此事重大而佐証未有淑問未備殆求其情罪允
協衆論僉同彰朝廷雷電之明若敢曲庇叛人臣等百
口可保也不聽向高再疏獨救又不聽紀與夫人騎二
驢襆被以歸朝論大譁修撰文震孟上疏白紀言紀策
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遂并

斥震孟去嗣後閹黨煽禍羅織無虛日會紀卒人皆吐舌曰使王尚書在必不免矣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謚莊毅

外史氏曰嗟乎明欲亡矣以惟理先生驚天地泣鬼神之言即刻木為君者亦當點首也柰何竟不能動其忍心耶哀哉人犯必死之疾雖使岐伯復生終難療矣

沈思孝吳弘濟列傳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也七歲授尚書端介如老成人

隆慶元年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又三年謁選吏部故事進士踰三年者得謝有司為京朝官時高拱署部事見思孝器重之使所知諭之曰暫淹曹郎為臺省地思孝辭乃授番禺知縣時殷正茂總制兩廣檄富人與外國市而攉其子母又欲開海口諸山以供稅思孝皆持不可正茂不能難仍薦之思孝方以卓異召將授給事中而同官間之於制府陰中之僅授刑部雲南司主事萬歷五年冬張居正以父喪奪情思孝與同部

員外郎艾穆共疏爭之詔杖思孝八十謫戍廣東神電衛濵死者數矣十一年居正死思孝等皆復官先時同上疏杖謫者艾穆而外翰林吳中行趙用賢進士鄒元標也五人以同患難故相與友善思孝尋晉尚寳司丞十二年至京師陞光祿寺少卿時御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追刻張居正及攻馮保徐爵為居正黨所側目又以帝卜壽宮植東之等爭大峪山非吉地語侵執政而用賢中行蹇諤自喜執政亦弗善也思孝甫入都即

有以執政意說其委蛇者思孝謝之曰某非以一死博富貴者也會御史丁此呂以謫發科場事爲吏部尚書楊巍所劾諸人數爭之閣部大臣積不能平遂明攻植與東之而指摘中行用賢等思孝忿曰江陵雖歿餘氛猶熾耶時王錫爵新入朝植東之等頗推戴焉錫爵拒不納更上八不平之疏以攻之錫爵亦致書思孝且語其人曰若主與我同仇何如吳趙二子耶思孝復書曰寧負相公不敢負友負國以故凡保江陵子弟及保大

峪山者皆不署名於是當路皆惡之思孝初以光祿晉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陞順天府府尹嚮用矣坐是改南京太僕寺卿以提調保勘冒籍為科臣唐堯欽所劾寔借事以傾之也吏部議調思孝應天府尹執政以改南不改官奪選司俸會御史房寰妄劾南京都御史海瑞再疏爭勝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上疏直瑞而劾寰言為寰甚易為瑞甚難詔以出位言事罪允成等褫其冠帶思孝疏推瑞之賢且救允成遵古等而極

詆房寰之貪穢請復遵古等冠帶依資序用以除壅蔽之習反依違之風疏上以怨望切責之謝病歸十九年陸光祖為吏部尚書乃起南京光祿寺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陜西時寧夏哱拜父子與劉東明許朝等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為總督魏學曾聲援思孝言逆賊勾虜諸部嚮應陜兵調遣無餘欲募浙兵五千宣大騎兵五千以資防禦乞發内帑以供餉并請宥故都御史李材罷赴行間詔發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及

庫貯濟邊銀五萬兩令思孝就近募兵而罷李材勿遣思孝勇於任事顧與魏學曾不相下給事中侯慶遠劾其舍門戶而守堂奧議以南人未習邊事調撫河南思孝辭不往曰臣不能三秦豈能中州帝雅知思孝尋陞大理寺卿時內官郝金以詐傳懿旨下獄金內官張誠私人刑部薄其罪思孝駁正誅之帝喜尋晉工部左侍郎陝西織造羊羢思孝疏請減十之四陝人賴焉未幾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吏部推

舉以思孝貳李楨而帝用思孝有疑其籍內援者給事楊東明劾之思孝再抗疏辭温旨弗許時孫丕揚為吏部尚書方大計羣吏叅政丁此呂在黜中思孝以此呂為御史有抗直聲力爭之不得給事中鄒廷彥復繼楊東明劾之帝怒謫東明奪廷彥俸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中蔣時馨納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求少宰不得乃結江東之劉應秋等命李三才以欵授御史帝怒時馨削其籍孫丕揚亦以思孝之爭此呂也乞歸

帝慰留丕揚命逮此吕亦不罪思孝也尋閣臣趙志臯等亦稱此吕才名自負廓落不覊貪汙未必肯為伸思孝議帝復命思孝侍經筵南給事中祝世禄請去思孝以安丕揚時論嗤之御史俞价等復劾思孝為盧杞工部員外岳元聲疏爭之帝皆不報時丕揚思孝皆杜門不出志臯等言二臣皆賢者所爭亦皆公心請上宣諭令卽出視事幷諭言官郎署勿互相排擊從之二十四年乾清宫災思孝請行皇太子冠禮為回天第一事復

奏日本封貢事謂亟宜修戰守之備并論志皐石星主封誤國皆與時議不合蓋剛腸自任負氣骯髒其天性也丕揚尋以乞休允放思孝亦得請歸詔馳驛去病痊起用居家七年卒思孝晚結主知及去國復得溫旨由是忌者益甚一去不復出矣然思孝品望素定一時正人皆推之陸光祖謂鄒元標曰吾郡清操潔行沈純父朱汝虞兩人獨純父嫉惡過嚴汝虞名廷益嘉善人官通政陳有年亦曰純父雖剛然玉也世柰何以石攻玉

顧憲成允成高攀龍鄒元標皆善思孝憲成屢致書當事訟其賢且為辯誣思孝卒元標為誌其墓重惜其不大用也惟以爭丁此呂忤王揚秦人重怒之遂成洛蜀之勢其後辛亥京察之前御史史記事大亂將作疏猶以思孝為戎首謂其與顧天埈合謀翻局以錦衣衛劉承禧偽書為口實憲臣攀龍力辯之而思孝亦以是歲卒矣萬歴四十一年賜祭二壇天啓中贈太子少保子士龍士皐士龍舉鄉試思孝同里同時以建言削籍有

聲者為御史吳弘濟

吳弘濟字春陽秀水人萬歴十四年進士授蒲圻知縣二十年行取選湖廣道御史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趙用賢為吳鎮所訐去位都御史李世達戸部侍郎李禎等皆罷戸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論用賢等以媚執政行人高攀龍斥材應宿為讒説且以喜同惡異斥輔臣詔切責攀龍弘濟乃上疏言應宿疏訐吏部攀龍責望輔臣陛下皆令部院叅看臣一喜一懼喜者喜應宿之有

所懲而小人有去國之日懼者懼攀龍之蒙詰責而忠臣被進言之辜夫攀龍責備閣臣亦無他意誠以進賢退不肖之權握於皇上而斡旋其間者惟在閣臣今大小臣工之賢者比比而去其所奉以去者皇上之明旨而票擬實出閣臣此閣臣所以不白於天下而攀龍所以有言也若應宿之言上無朝廷下無公論臣竊意其妄有所挾而出此疏入帝怒弘濟黨救攀龍命降二級調外閣臣疏救不聽給事中吳文梓等交章救之帝愈

怒斥弘濟爲民文梓等倶奪俸弘濟歸不及俟起用而卒後逆璫亦以黨人禁錮崇禎立復官贈光禄寺少卿孫統持字巨手有文名以志節顯

外史氏曰當東林初起時政府鑒江陵之轍輒以爲黨每言於帝而帝誤聽之凡有申救東林者亦即以爲黨嗟乎東林黨禍始於神宗末一二宰輔先種其毒根至崔魏而毒大發也若純父海舟兩先生已稍露其萌櫱矣至崇禎朝既不能用參苓芪朮以調劑而益攻以巳

黄砒石毒愈甚而命隨之悲哉

東林列傳卷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林列傳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謄錄舉人臣武先振

欽定四庫全書

東林列傳卷十四

明　　　　江陰　陳鼎　撰

孫鑨傳

孫鑨字文中餘姚人忠烈燧孫也父陞為禮部尚書鑨兄弟以進士高第先後列大僚而鑨獨恂恂若寒素初授武庫司主事提督京師武學學中貴戚子弟都城游

俠射獵者皆繫籍於中鑨宿知其弊當六年會舉之日一以文義爲去留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私人鑨力持不可既退同官宋岳呼鑨曰立峰吾今畏汝矣寧有上官煦煦言而面赤强爭者乎立峰鑨別字也疏上留中同事者皆危懼鑨不爲動踰日竟下由此名大起遷職方員外郎丁外艱服闋補武選郎中是時世宗深居齋宮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惴恐鑨具疏極諫以秦二世宋徽欽爲喻盡發諸奸與中璫不法事大學士徐

階見之大詫曰痴也即奈何輕批逆鱗哉會上病諸璫
壅之不得達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司郎中陞
南尚寶卿考滿入京時高拱以內閣攝吏部尚書見鏻
欲北之鏻若不聞而去遷南鴻臚少卿萬歷初入爲太
常少卿提督四譯館遷右通政再陞光祿卿張居正奪
情議起疏劾不報復引疾歸居正歿以原官陞大理卿
歷刑吏兩部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又改兵部陸光祖
罷入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揑中

旨譙讓諸曹郎鐫俸削籍者趾相屬鏞不為動遷除大政不謁内閣路遇閣臣亦不避道循光祖之意加徑直焉大學士張位積不能平疏言會推大臣與議者各舉所知彚奏取上裁以此欲挠吏部權鏞覆寢之而給事中史孟麟力申鏞議疏纔上位益忮而閣部水火矣鏞在吏部集思廣益欣然舍已意廓如也時徵聘久廢鏞獨廉一二篤行士於科名外以維世風如鄧元錫劉元卿王敬臣王升馮行可等士論韙焉萬歴二十一年大

計京官故事皆在正月二三宵小輩為閣臣出力者皆
借條陳侵吏部權欲以決隙致潰鑨與考功郎趙南星
慷慨自矢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於是南星首摘其姻
婭都給事中王三餘鑨亦康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
副郎也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干其私人而城社之
黨絀當是時大學士王錫爵假歸兼程赴闕意欲有所
庇鑨知之計疏先一日上錫爵憤甚合謀張位而臺省
以不得與聞察事也二恨交作使臺省合謀曰拾遺吾

職也仍拾吏部耳遂合糾稽勲員外郎虞淳熈職方郎中楊于庭兵部主事袁黄鑨疏争之政府故擬留用而給事中劉道隆劾疏至嚴旨詰吏部専權結黨已又責其回奏不認罪奪俸三月南星降秩外用淳熈等閒住鑨求去不允鑨又念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説不可使遺患將來乃具疏申明職掌並乞骸骨又不聽又凡東林賢者盡疏薦之大拂錫爵位意焉既而都察院公疏救南星上大怒責其市恩於是左僉都御史王汝訓

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寺左少卿曾乾亨吏部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户部主事賈巖國子監助教薛敷教等二十餘人具疏力爭咸歸咎内閣而剌錫爵與位尤甚已而史孟麟陞吏科都給事中引疾不拜極論前事禮部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啟睿連爭之皆不省當是時聚訟盈廷清流盡逐東林黨錮之禍基於此矣初陸光祖之在吏部也選郎王教以量移萬國欽事一司皆削籍政府

欲假以立威懲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鏓罷而繼鏓者不久即去自是吏部用人之疏一槩留中而閣部之權並輕惟二三臺諫以口舌爲權衡驅斥異巳而巳觀於丙辰丁巳之察可爲浩歎者也鏓請去益堅上遣中官賜養羊上尊終不出疏十上賜乘傳歸踰年卒久之贈太子太保謚清簡鏓淳誠質行自奉寒薄與人循循如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三王並封議起諸臣岳元聲等引祖訓各上封事久不決鏓率九列廷爭之

錫爵氣奪儲位始定風波震撼中繼光祖而爲名吏部者惟鏕爲然子二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爭國本謫潮陽縣典史卒贈光禄少卿次如洵癸丑進士山東叅政天啓閒逆魏擅權矯詔入東林黨中父子皆削奪崇禎立乃復

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肇基者也當其在吏部時引賢若渴東林正人濟濟咸登矣及其去位而清流之禍胚焉俾無張王之嫉忌則先生不罷而陸與純王忠伯輩

再起與東林諸賢共佐朝廷太平之業未必不遠追文景也余故曰肇東林之基者先生焉

江東之傳

江東之字長信歙縣人少為諸生性剛有大志萬歷五年賜進士授官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叱駙馬侯拱辰於途貴戚歛手避之是時張居正初卒而馮保猶用事徐爵者保假子也居正素藉之以通於保居正死爵熖益張時乘驢出入東安門莫敢訶止東之行遇爵執

其軀付所司即上疏陳爵罪歷言爵借馮保以作威福
狀雖未明指保罪而實以撼保帝覽奏怒命錦衣衛逮
爵論死尋以御史李植疏竄保於南京先是江西巡撫
僉都御史王宗載與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合謀竄殺
御史劉臺以快居正之忿至是宗載協理都察院事東
之露章劾之曰故大學士張居正輔理十年不為無功
但攬權太專設心太險媚已者立躋要地異已者墜之
重淵以致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御史

劉臺論劾居正義正辭嚴其忠義之心不出趙用賢鄒元標等下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王宗載前撫江西必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購其仇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于應昌奉旨察審同心狐媚逼脅司屬揑報虛贓宗載復啗故江西廵按御史陳世實以美官擬臺遠戍臺死潯州棺衾不備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是殺臺之慘主之者宗載行之者應昌世實也世實嘔血暴卒天實誅之宗載

謀害忠良當以首論應昌誣贓枉法當以從論疏入帝命戍宗載應昌於邊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堂上官東之捧疏而升宗載迎謂之曰江御史何言東之曰言公殺人媚人耳宗載失氣反走聞者咸側目馬小阿卜户率百餘騎襲破黒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掩其敗瘞藏諸屍詐以功聞為廵按御史李植所劾朝議遣科臣勘之帝素知東之時方督屯畿輔帝曰此行非御史東之不可命撤屯務往將行執政有為邊臣請間

者東之指心謝之至則盡得其掩敗詐功情事顧未有
左驗乃間行闗外見新蒔蔬圃疑之命吏士發土得九
屍屍皆中創於是諸將叩頭服東之報命分别降罰坐
死有差御史丁此吕論劾居正時科場事失執政意吏
部尚書楊巍奏劾此吕調外東之言巍晩節不終巧塞
言路且言輔臣申時行二子皆中科名不樂此吕有是
疏巍之劾雖曰巧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疏入不報時
民間多私自宫者東之請嚴禁之帝稱善南豐知縣車

大任以丈出餘田要首薦東之曰是謂竭澤而漁百姓將由之困乃請改正新增虛糧田地劾大任奪其官又請蠲恤屯收近地免守陵户銀力二差及禁皇親佔產害民諸事帝皆嘉納之時帝方追憾居正及保東之與同官李植羊可立皆以論劾當上意乃詔曰江東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擢光禄寺少卿尋晉太僕寺正卿時居正保餘黨時復引繩批根中傷善類有劾李植者東之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

標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臣安為之黨而樂與之遊今若以李植與思孝中行等交往為罪則植猶未若臣之密臣之罪重於植願先罷臣於是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吳定交章劾東之東之屢乞罷帝命中使至皇極門慰留之葢異數也居亾何禮部尚書徐學謨為帝相壽宮於大峪山大學士申時行主之東之與植可立相繼論大峪山多石非吉壤忤執政意於是次輔許國訟言攻東之植可立等王錫爵入朝懼東之等交攻之也上

八不平疏攻東之等於是帝意漸移遂左遷東之楨可立三人東之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復劾欽天監正張邦垣相壽宮欺罔不報尋出知霍州以病免歸萬歷二十一年吏部郎中趙南星推用東之起知鄧州尋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備兵辰沅甫三月帝親書旨付吏部晉南京光禄寺少卿尋召入為大理寺丞進左少卿署大理寺卿事南星與鄒元標創首善書院於京師奸人欲攻之東之力排攻者乃止閹人格殺親弟而以其妻當

刑部郎議輕其罪東之嚴駁置重典獄上詔如東之議而譴刑部司屬太醫屬范洋為人通賄於選郎蔣時馨事覺繫獄時馨欲殺洋以滅口東之以洋當過錢律不應死會御史趙文炳劾時馨鬻官削籍時方外計銓司欲出丁此呂東之與思孝以此呂素伉直力爭之於是言者羣劾東之且嗾趙文炳自反其詞謂劾時馨疏爲受東之指帝知其奸不問也東之屢乞罷帝仍慰留焉執政慮帝終右東之乃乘間出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

州實放之也貴州素荒徼土司安疆臣謀以新貴縣復為貴竹司東之毅然折之且得其納賄中朝諸狀疆臣懼而止又請設天柱銅仁二縣改土為流薦用能士朱梓等皆下所司行之烏撒頭目阿備稱兵擁安效良求繼東之檄兵縛阿備而許效良繼焉高寨苗剽刦新添衛東之檄兵擊之斬首百餘級事聞賜白金播州楊應龍仇殺五司五司轄黔郡東之募兵擊賊賊夜薄戎軍殺傷相當議者遂以輕發失事坐之東之撫黔三年為

科道京察拾遺詔令致仕去復以播兵事落職東之行至安慶患風痺抵家而卒東之為行人時刑部郎中舒邦儒其同年也闔門疫死遺孤一歲人以疫故不敢過其門東之為經紀其喪事自着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少納妾於杭得寠人婦還之不責其直人皆稱長者云東之歿後亦入東林黨中崇禎立乃復其原官

外史氏曰先生與李植羊可立輩負其才氣志欲不憚

強禦以立功名彈劾侃侃論事風生要皆出於為國家非有私也且其是非亦未有乖於正論者乃當時賊相必欲驅天下氣節強幹之士扇為雷風水火薄射之形者何耶嗟乎社稷欲坵墟遂使此數賢終不得竟其志也

宋燾傳

宋燾泰安人萬歷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巡按應天兼理學政時應天有劉天緒之亂天緒河南人

以白蓮教扇聚千餘人自相部署號龍華帝主圖掠倉庫犯陵寢事覺捕治壽因上言自採椎役興民不堪命一夫振呼而從者響應況今北方告急邊餉不支外有庚癸之呼内無度支之蓄萬一潢池弄兵揭竿繼起誠所為瓦解之勢也宜及時發内帑之金停無藝之税克詰戎兵簡練將帥則内治順而外防固矣時相朱賡不協清論而莫有言者壽上言大僚多缺百職不慨閹豎鴟張於内邊竟憑陵於外四方盜賊水旱道殣相望而

九閽轉隔天聽益髙賢才鱗集者不用斥逐者不起使其壯者老老者死摧抑消磨之法士氣奄奄殆盡矣又言憸邪之輩習於結納以輭熟繞指為伴食鎮靜其言侵撃輔臣於是賔上疏求斥罷帝優詔慰留然攻賔者繼起如陳于庭汪若霖輩交章累牘鄭振先劾賔十二大罪且言賔與沈一貫王錫爵為過去見在未來三身皆自爲發之自此與宰相齟齬矣遂移疾乞歸築室養志與東林諸君子相往復尋卒天啓

間以鄒元標疏贈光祿少卿後以東林黨削奪崇禎改元乃復其官

外史氏曰吾聞父老云朱賡紹興人也爲相時大小九卿科道衙門皆以賄納其鄉人爲胥隸刺其巨細事以聞賡因之而要貨故富至八百萬久之根深蒂固胥吏皆得執持國政於是天子之權下移於賤隸而天下事壞矣前朝敗亡之毒實賡種之也當賡執政時勢如猛獸負嵎先生毅然攘臂而攖之可謂雄矣

湯兆京傳

湯兆京字伯閎號質齋宜興人萬歷十九年進士授豐城令廉惠甚著豐有三不在之謡曰銀不在庫吏不在廨囚不在獄七年徵拜御史時稅璫四出横索至窘職官於死且折辱宗室莫敢言兆京輒入告痛言之一時吐氣而奸人希旨言興利者百出京衛百户王遇桂閻應隆請科直隸田房稅變賣髙淳等縣馬塲可得數十萬又請海外貿易歳獻四十萬輒得旨查勘兆京上言以

為東南凋敝至極通番禍變可虞年來水旱頻仍閭里蕭條大非昔比富者貧而貧者流移何從取盈而得數十萬以駕虛鑿空之說為焚林竭澤之謀人窮則亂獸窮則攫吳闔之間屢見告矣臣謂東南凋敝者至極以此昔年閩粵浙直之中倭皆緣土人通番起釁竭東南半壁之財力僅乃驅之朝鮮之役亦費國家數百萬倘邊圉稍有不戒臣不識太倉太僕尚能辦數百萬之費否耶教猱升木聞者寒心臣謂通番禍變可虞者以此

乞下吏誅奸弁以為言利者戒書上其議寢已巡視西
城有中使三人塗辱侍郎敖文禎詰之則鄭宮使也兆
京露章劾處發配金陵貂璫肅然自是兆京直聲震朝
宁巡按宣雲復上言宣府大同名為兩鎮地實彈丸今
既設稅監復有礦監已激成廣昌之變宜一切罷免不
報而守備皇陵內豎李浚指盜陵木㗬居民無虛日兆
京密陳之浚偵之亦誣訐永寧軍人盜木冀軋兆京朝
廷遣科道臣往勘乃得白尋按福建還掌河南道管內

計復按順天兆京所至有胆決不避權貴風力錚錚而先是宣雲之役兆京誣既白而軍民被逮者數十人浚必欲殺之以杜口𠒋𤇒愈甚兆京疏其惡貫已盈中外怨恨狀帝震怒責浚長跪三日其下鷹犬皆杖配被逮者悉放還會廠監盧受其黨豪横蔑法都人知兆京能持法訴其狀受惶懼無措令其客來謁因說曰君少節意寺卿在我耳兆京笑曰三公不易介者何人而敢以嘗我卒堅執不少貰又嘗傪税監馬堂是時諸奄無不

噤斷恨湯御史然憚其公正莫可抵隙以是得伸其志福王之未之國也羣臣屢疏不得上通兆京倡率科道官伏闕叩請疏乃得至御前大抵言祖宗之制莫重分封未有親王既壯而久居京邸者臣等伏讀高皇帝祖訓有曰自古親王居國其樂甚於天子今福藩已郢建天中而陛下不俾之啓行何陛下之愛福王異於高皇帝之愛其子孫也夫食洛食瀍卜年卜世此福王之家也千里邦畿萬國朝宗此非福王之家也期在明春之

詔臣等信陛下之有成言乞勅下早諏吉日以襄鉅典
未幾福王遂之國寢奪嫡謀叩閽之力居多焉初兆京
掌河南道日與孫丕揚曹于汴同理京察爲萬歴之辛
亥時黨事起附東林者曰淮秦李三才方爲淮撫而王
圖秦人也與東林相難者曰崑宣崑山則顧天埈宣城則
湯賓尹曰四人者皆希望枚卜而其徒爭擁戴之是年
主察者皆東林而湯賓尹金明時等皆被察於是明時
秦聚魁等上書詆斥兆京諸人喧呶不休二百四十年

以來察典之撓亂所未之有帝亦平處而已丕揚圖于汴相繼去兆京尋奏論吏部尚書趙焕擅權因挂冠歸未幾卒年五十二贈太僕少卿天啓間兆京死垂十年魏忠賢之黨追恨之列其姓名於東林黨人與宋燾曹于汴江東之史記事劉憲寵魏大中章嘉禎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榜示天下云

外史氏曰先生果東林之前鋒也當神宗之末閹璫其熾矣非其伐之於先則忠賢九千歲之稱不其易而為

萬乎楊左諸君子繼其踪以身家性命摧之而逆黨始不敢遽為莽之簒奪否則熹宗之嗣早屬趙高矣

章嘉禎傳

章嘉禎字元禮德清人萬歷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丁憂歸起補當塗會歲大旱鄰境蝗飛蔽天將及當塗嘉禎禱之一夕蝗盡赴水死邑獨有秋民有治地得金穴者金皆鐫嘉禎字因持以獻且曰天賜公也嘉禎取金熟視之謬曰此文乃嘉祐固宋物也令籍入庫悉作正

供以甦民力御史喬壁星按部至索行幄嘉禎以歲飢民貧不爲具壁星怒夜宿太平驛見驛中設位祀嘉禎召丞欲撻之丞言令有德於民民皆設位奉祀何撻丞爲壁星趣取驗丞出食頃擔囊負捆而至皆民所奉嘉禎祠版也壁星大感動乃特疏薦之都御史海瑞亦以治行第一薦擢兵部主事調禮部復調吏部歷文選司坐會推閣臣事削郎中顧憲成籍嘉禎降羅定州同知解職歸居十八年起南京刑部主事遷尚寳司丞奏言

徵臣幸荷賜環同僚尚在遺佚乞將遷謫諸臣鄒元標等九十八人廢棄諸臣范儁等一百十人悉賜録用而謚孟化鯉顧憲成等以慰幽魂不報再進右通政四十五年京察以忤御史劉廷元借拾遺被劾遂降級調用天啓元年補兩淮運判三遷至大理左寺丞卒既亦以黨人削奪云平生負經濟大志所學亦純粹為權奸所阨未竟其用士論惜之

外史氏曰先生東林之赤幟也雖所上之疏不報而諸

賢爲權奸阨抑者皆有起色矣自後正人得立於朝不可謂非先生一疏之力也

崔景榮傳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東廠太監張鯨罪巡按甘肅再按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積臺資十八載晉太僕寺少卿甘肅地當河隴三面距邊時邊欵久戰具粗備諸將多媚敵自固景榮悉劾罷之請令土兵統以土官練鄉勇

番部統以宿將捍外患敵入番拒於外我應其內不以小小順逆定功罪著為令火落赤入臨洮越渭源去鞏昌四十里景榮張燈乘城賊知有備引去播州之亂起李化龍總督八路景榮以巡按監軍大帥劉綎吳廣輩故健鬬然素驕蹇綎使人馳金幣至景榮家為太公壽景榮上疏論劾闔軍股慄進兵逼龍囤賊偽降冀小緩景榮劾治吳廣責戰益急卒平播州或言播平賴安氏力居多宜以播地畀安景榮不可會化龍憂去景榮為

善後計請蠲蜀一歲租并郵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
敘監軍功景榮悉去之以太僕三年滿擢僉都御史巡撫
寧夏諸將吏夙聞景榮按河隴狀咸震慴銀定素驕歲
入掠諸部屬陰為之導適犯六羊河口景榮親督戰破
之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絕銀定既失
導剽掠無所得亦叩關求市景榮故難之令倍送丁口
自贖嘗念寧夏歲市費不貲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
其後佐兵部延鎮吉能等挾欵求補市巡撫以一年兩

市請力駁寢之卒亦無他變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五年入為兵部左侍郎署部事皇親鄭養性襲父左都督駙馬都尉侯拱辰子昌國乞恩授都指揮使已得請矣景滎以恩施太濫引祖制再疏諫止又言邊事不宜專用債帥頃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蕭大亨為兵部武選職方明以賄為次第凡都司守備各官負債皆數千計請行禁絕從之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六上疏不得請於大明門叩辭去踰年起宣雲總督召還晉兵部尚

書時邊事寢劇羽檄紛馳封事日數十上力疾題覆會遼瀋陷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為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為吏部尚書當是時逆璫魏忠賢盜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尚書趙南星即家起景榮欲倚為助比至璫飾巨宅以待景榮不赴移宿火房錦衣帥田爾耕來謁辭不見帝幸太學璫請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賜坐賜茶禮又議

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註官景榮皆力持不行俄傳政府及六曹集議事景榮曰吏部事與司禮無涉非戸工各曹比璫恚曰彼謂吏部無弊耶孫承宗督師關門請入賀聖壽面奏機宜璫黨謂承宗將清君側矯旨促返鎮崔呈秀徐大化等連章論劾下九卿集議景榮訟言曰關門非承宗不可於是嚴旨趣視事楊漣左光斗之被逮也景榮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坐邸中三日力促之廣微不得已具揭有旨切責廣微懼以景榮書為徵

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史倪文煥特疏叅景榮有云景榮身為冢宰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撫之邵輔忠力詆東林之劉廷元疏糾張鳳翔之盧謙何以久不登啓事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相賣身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以久不聞削奪也且東林之人輦金數十萬托李孔度為奸細隂謀翻局何可不問御史門克新復叅景榮主調停之説媚奸邪而邀後福景榮遂削籍為民崇禎改元用廷議復原職遣官存問

四年卒贈少保景榮去官時慮璫禍未已妻王為製服藏酖巳亦容置毒奩中幸得免天啓中稱清正冢臣惟景榮與趙南星云

外史氏曰當逆璫煽虐之時所畏者正人在朝耳故去高邑而進長垣以長垣可以栝圈而為吾徒也孰知長垣又一高邑耶此倪文煥之誣叅刻不容緩焉嗟乎長垣一去天心可知矣

劉憲寵傳

劉憲寵字抑之慈谿人中萬歷十四年會試奔父喪回已復丁母憂不御酒肉不處內者六年始就廷試授吉安推官郡多賢大夫憲寵悉與之交相砥礪以名節御史巡方者知其賢每携以自助所部太和萬安二縣多兼并郡守汪可受欲行丈量法憲寵已取為鄉試考官矣力辭之任丈田事田乃得均決獄意主平反然法之所在屹然不移行取授虞衡主事改禮部儀制司選員外郎專管冊庫凡藩府之請名請封必致餽始得憲寵

悉却之疏朝至夕覆事無留難胥吏聽令而已代王欲
廢長立幼力持之遷本司郎中皇長孫生條上諸禮儀
一依皇長子例所以陰衛儲宮者其慮甚遠以聖母徽
號禮成超擢光禄少卿不樂仕乞冊封之差以歸家居
十餘年熹宗踐祚起原職遷太僕少卿右通政念加派
之害疏乞蘇民困以弭盜源語極愷切温旨令設法具
奏乃上言鹽法屯田鼓鑄三事其言鼓鑄欲大小錢兼
行大為母小為子錢多則用母而以餘數用子錢少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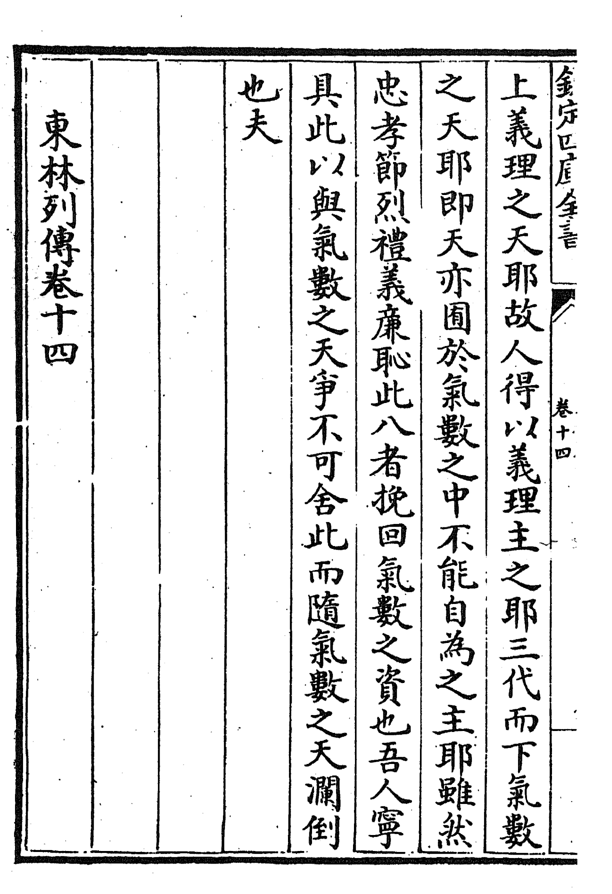
用子而以盤數用毋其說甚具時不能行遷南京太僕卿乞假歸未幾羣奸用事御史袁鯨劾之革職憲寵天性和粹而操行廉介服食無異寒士鄉邦重之時小人撰同志諸錄以害東林清流憲寵預有名故被劾也卒年八十四

外史氏曰小人之害君子也恐君子得志而不容耳若先生者謹慎自持所謂狷者是也奈何亦見忌於小人也耶

江秉謙傳

江秉謙字兆豫歙縣人萬歴三十八年進士授鄞縣知縣地濵海閩民漁於海者遇風舟壞邏者誣為通洋縶縲數百人當事者將白於朝秉謙執不可三駁三覆卒平反焉入拜山西道御史巡視光禄歲省費無筭天啓初魏忠賢設内操大學士沈潅助之募兵都下中外危駭秉謙首率諸御史劾之廣寧陷言兵部尚書張鶴鳴經撫失職樞臣何得蟒玉行邊坐忤謫外尋落職為民

皇子生詔建言者皆復職忠賢銜秉謙不得與後楊漣
劾忠賢亦以錮秉謙為罪云未幾以疾卒與友人訣而
歎曰吾願生平不負所學為令不負地方為御史不負
朝廷所願不遂命矣夫崇禎初詔復其官
外史氏曰兆豫先生以强項忤璫遂禁錮終身齎志以
歿海内惜之然不至如楊左諸君子慘死詔獄余猶以
為之幸也嗟乎明之氣運適逢陽九百六之阸正人君
子不遭荼毒以死卒不享其天年者何耶嗚呼三代以



上義理之天耶故人得以義理主之耶三代而下氣數之天耶即天亦囿於氣數之中不能自為之主耶雖然忠孝節烈禮義廉恥此八者挽回氣數之資也吾人寧具此以與氣數之天爭不可舍此而隨氣數之天瀾倒也夫

東林列傳卷十四